

可能没人怀疑,作家的童年时代对其一生的成长与书写都是极重要的。就人生来说,童年生活是一个开端,也是不可替代的一个特殊阶段。虽然童年经历只是人生很少的一部分,但它是记忆的一个“老巢”,各种各样的生活都从那里开始,都堆积在那里。那时的记忆尤其新鲜,所以也最难忘记。

拉美作家马尔克斯曾有一句妙语:“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,而是我们记得住的日子。”一个人走了很长的人生之路,回头一看,会发现一路上的很多事情和一些细节都忘掉了。每当回想往事,我们常常会有一种遗憾:这长长的一段时间里,能够清晰记起来的并没有太多。也许就是这些记得住的片段叠加在一起,才构成了我们平常所说的“日子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童年时光是最难忘怀的,所以它在人生经历中占据的比重也就更大,以至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生活团块。童年经历会深深地影响一个人,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的现在和未来。

从童年出发的这一场远行有两层意思。一是地理上的,一个人不可能一直住在老家的屋子,从幼儿园开始就常常离开,直到上大学、为生计与发展去更远方,甚至跨越大洋。另外是心理上的,随着经历的事物和接受的知识越来越多,要思考很多问题,人会在见识上走向远处。但在这两个方面,人都会不断地努力地返回。这种回到原来的欲望是不可遏制的。童年仿佛是一个伊甸园,被逐出之后就无法归来了,但总是要怀念它,在想象中回返它。中国古话讲的“叶落归根”,说的就是回返,是回到生命的根部。

童年记忆中的环境、气味、食物、声音和色彩等,总是植入深处,非常顽固。少年成长中习得的知识,比童年记忆更顽强更坚韧的大概不会太多。普鲁斯特在《追忆似水年华》开头写到,把那种叫“小玛德莱娜”的小点心沾着茶水在口中一抿,最早的感受就回来了,这就是气味的记忆。山东鲁南某地区的人从小吃煎饼和“臭盐豆子”,长大了去城市生活,也还是渴望吃到它们。外地人对这种食物简直不能接受,因为它的气味太怪了。一个人即便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,也还是不能适应食谱的改变,这就是童年刻下的记忆。某种食物会顽固而执拗地让一个人拖回童年,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一份口腹之欲,更是精神、意识、心理层面的综合拖拽力,它转化成实在的、物质层面的追求和落实。可见气味与食物的记忆看起来容易理解,背后却有深刻复杂的蕴含。

托尔斯泰说过:“假如来得及把你所理解的东西写出百分之一就好了,结果我只写出万分之一。”他在叹息时间的短促,

春天到了,外面已是姹紫嫣红,呆在家中未免有些坐立不安,北方的春天很短,一不小心就错过了最美的时候,四季各有令人着迷之处,可毕竟错过春天的遗憾,要大大过其他季节。

我书房里挂着一幅字,是作家杨葵兄所赠,上书“扫花坐晚凉”,为宋代诗人张耒所作。“扫花坐晚凉”这句诗实在是好。不信你看,仅仅五个字,就包含了两个动作“扫”与“坐”,讲清楚了时间与温度,分别是“晚”与“凉”,地点也说得明白,花是落在自家院子里的,自然作者坐的地方是在花树之下,坐的是什么呢?无非凳子或椅子,此情此景,还需有一杯茶相伴。

不过张耒或许喝不进茶水,因为这句诗还有上一句,“漱井消午醉”,意思大概是说,中午喝的酒,醉意未去,用井水漱漱口,用来醒醒酒。古时井水甘甜,张耒若是渴,漱完口顺便饮下几口井水是很好的选择,冰凉的井水也能消除胃火。

我一度误认为,张耒诗句得自秋季,毕竟秋季才是落花时。实则不然,后来找

出发和回归

□张炜



以及人的健忘。如果说所有作家的文字都有自传的性质,也并不是说作家一定要写出一部分真实记录,而是其他的意思。作家在大部分文字中,比如虚构作品中,总是努力绕开自己的真实经历,特别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事关系。这既是扩大想象的需要,也为了避免对号入座,防止将作品简单化。但无论如何,如果把作家的全部作品打碎了再黏合,仍然会是一部非常丰富的“自传”。这部写尽了自己的大书第一笔从哪里开始?从童年。

童年是站在世界一侧的观察者。人在参与世界的方式中,从未废除这种观察。托尔斯泰总是埋怨自己长得矮小,不好看,他要挣脱“外形”的局限,冲破生命的某种“界定”,就会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心灵,它的勇敢和崇高无畏。这需要许多尝试。托尔斯泰、福克纳、拿破仑、

巴尔扎克,这些有着相似的生理特征的人,外部形体的某些缺憾或暗示,常常帮他们转化出巨大的能量,而在转化的过程中,将做出诸多匪夷所思的、不可理解的举动。

托尔斯泰有一部自传小说《童年》,写的是母亲过世前后一两天的事情,却是厚厚的一本书。他后来又写《少年》和《青年》,写了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,写了巨著《战争与和平》,写了最后的那部小说《复活》。我们读了后来的巨作,再回头再看他的《童年》《少年》和《青年》,会强烈地感到,他许多有关艺术的、世界的看法,都在很小的时候开始萌发并形成;他的语言艺术的色彩、格调,很多元素都可以在少年经历中找到痕迹。

作家的一生不过是在写一部长长的“童话”,虽然有的部分可能不适合少年阅读,但“童话”的性质仍然是分明的。不同的是,作品中的“公主”“老狼”“妖怪”之类角色,在不断地变换身份,恐怖的场景也在不断地变幻。后来的作品更复杂了,但复杂中仍有一种童话的单纯。这种文字往往很纯粹,更能够超越世俗功利主义。而另外一些看似具有积极“社会意义”的文字,实际上有可能是简单的、概念化的、标语口号式的,是缺乏诗性的文字。

作家难以超越童年。因此观察分析一个人的文学,还是要像看一部传记那样,从他的童年开始。人生这本大书无一例外是从童年起笔的,直到画上最后的句号。老年人最爱回想童年,所以变得更慈祥,讲故事的方法以及故事的内容与特征,仿佛都在朝这个方向改变。作家下半生的任务,最常见的就是回忆。有的人还不到下半生,而是从很早就开始了这种回忆的工作。美国的马克·吐温四十多岁就开始写自己的传记,用大量篇幅写童年生活,直写到六七十岁才把笔搁下,转而叙述其他;后来觉得无趣,还要继续回忆。直到去世前不久,他还在书写童年。他的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《哈克贝利·费恩历险记》,都来自密苏里州汉尼拔的童年生活,里面的人物和故事都有实据,书里写到的景物如河流、山洞、小岛,如今还能够在那个小镇子找到,这里已经成了美国人回忆幸福童年的地方。文学,原来是包含了人生无限秘密的、最复杂的一本“童书”,这本“童书”并不简单,它囊括了作家的全部复杂性和可能性。

惠特曼有一首诗写得真好,它叫《有一个孩子向前走去》:“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, / 他看见最初的东西,他就变成那东西, / 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,在那一天,或者那一天的一部分, / 或者几年,或者连绵很多年。”

苏东坡对张耒的诗句有这样的评价,“不是吃烟火食人道底言语——《宋诗话辑佚》”,又赞誉他的作品“汪洋冲澹,有一唱三叹之声——《答张文潜书》”。而作为深受苏轼垂青与提携的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,张耒一生都对苏轼充满感恩,在苏轼病逝于常州时,在颍州(今阜阳)做知州的张耒无法奔丧,但即便如此,他还是身着丧服,向恩师与偶像致哀,并用自己的俸禄在寺庙修佛,为苏轼祈祷。

这个春天,春满大地,无缘在春天自由行走的人们,读读张耒,或能隔空产生一些共鸣,曾经身在春天的张耒,心情也曾时不时地有些郁闷,但他用诗、用酒、用友情,来抵御着内心复杂的伤春情绪。

爱饮酒之人,在这个春天很想与张耒喝一杯,然后跟随他或者他的诗,去山川河流、田野森林当中漫游一番,吹一吹浩荡的春风,感受一下季节的美好。

春天已在张耒的笔下永恒,我们的春天虽然在窗外一点点地流逝,但只要心中有诗,春天就不会走远。

大家V微语

讲自己

□周国平

●真正打动人的感情总是朴实无华的,它不出声,不张扬,埋得很深。沉默有一种特别的力量,当一切喧嚣静息下来后,它仍然在工作着,穿透可见或不可见的间隔,直达人心。

●我们的内心经历往往是沉默的。讲自己不是一件随时随地可以进行的容易的事,它需要某种境遇和情绪的触发,一生难得有几回。那些喜欢讲自己的人多半是在讲自己所扮演的角色。

●另一方面呢,我们无论讲什么,也总是在曲折地讲自己。

妈妈 儿爱您

□人保财险 老周



2017年1月20日21时18分,妈妈驾鹤西去。三年多了,总想把对妈妈的思念定格在文字上,但怕触及内心的痛,随着又一个母亲节的临近,终于下定决心。

慈祥的妈妈,儿爱您!记忆中,没有您打骂儿子的印记,总是辛勤的满满的温情与疼爱。小时候半夜醒来,看到的是您永远在煤油灯下的缝缝补补、捉虱子拿虱子;哥姐们怂恿最小的我炒黄豆或者玉米粒,哪怕半夜了,您也会满足儿子小小的心愿;5分钱一串的糖葫芦非常奢侈,但儿子永远记得追买的快乐;步行30里路去姥姥家,只要儿说走不动了,您就背着或抱着。

乐观的妈妈,儿爱您!记忆中,每次面临困境,您都乐观豁达勇敢面对。父亲在我小时候得过三次大病,大学期间曾问您当时害怕不?您笑着说“不怕,有毛主席、共产党,不会看着我们冻死、饿死”;父亲走的早,面对亲属对您晚年的担忧,您说“放心吧,我的儿女最孝顺”。

善良的妈妈,儿爱您!记忆中,您总是宽厚善待他人。村子有一孤寡老人,您和父亲经常让他到家里聊聊天,做豆腐也请上;您总跟们说,舅妈强势,但也是个苦命的孤儿要多加理解;在我大学刚刚毕业仅能给您有限的生活费时,您就攒足了700元给盖房子的侄儿。

感恩的妈妈,儿爱您!记忆中,您总是亲情满满、乡情浓浓。您总是跟儿女说,不管是谁,人家的好要永远不能忘记。在我们家没有一分钱但不得不建房时,是大姨家、二姨家、叔叔家出钱出物,乡邻们出力;在父亲生病我们又小的非常时期,村里的李国章等姨父关照我们,年轻人劈柴、挑水帮助我们。这些,儿子都记住了。

妈妈,您的品性,也让您收获了幸福与快乐!您走过了90个春秋,您的孝道得到传承,您大儿子冬季早早点起炉子,端上热呼呼的鸡蛋,两个姑娘是村子里频繁回娘家的人,您的孙辈们环绕膝下总说是沾沾您的福气;您的侄儿、侄女、外甥、外甥女,无论远近哪怕再忙每年都来看您;您心思细腻的希柱外甥,每次买遍各种口味的水果、点心和鱼让您品尝,还端坐炕上陪您玩小牌;送别您的头天晚上天寒地冻,但乡邻们特别是80多岁的李国忠姨父也为您送上最后一程。妈妈,这些非常令儿子感动,也映照了您的为人、您的幸福。

妈妈,儿子永远爱您!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孙泽锋
版编辑:赫巍利
版美编:冯漫图
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

